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古文雅正卷五六

詳校官右中允臣薩敏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王汝嘉

謄録監生臣杜茂材

古文雅正卷五

禮部侍郎蔡世遠編

策丞相亮詔

蜀漢後主

朕聞天地之道福仁而禍淫善積者昌惡積者喪古今常數也是以湯武脩德而王桀紂極暴而亡曩者漢祚中微網漏凶慝董卓造難震蕩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殘剥海内懷無君之心子丕孤豎敢尋亂階盜據神

器更姓改物世濟其凶當此之時皇極幽昧天下無主則我帝命隕越於下昭烈皇帝體明叡之德光演文武應乾坤之運出身平難經營四方人鬼同謀百姓與能兆民欣戴奉順符讖建位易號丕承天緒補弊興衰存復祖業膺誕皇綱不墜於地萬國未靜早世遐殂朕以幼冲繼統鴻基未習保傅之訓而嬰祖宗之重六合壅否社稷不建永惟所以念在匡救光載前緒未有攸濟朕甚懼焉是以夙興夜寐不敢自逸每崇菲薄以益國

用勸分務穡以阜民財授方任能以參其聽斷私降意以養將士欲奮劍長驅指討凶逆朱旗未舉而丕復隕喪斯所謂不然我薪而自焚也殘類餘醜又支天禍悠睢河洛阻兵未弭諸葛丞相弘毅忠壯忘身憂國先帝託以天下以朂朕躬今授之以旄鉞之重付之以專命之權統領步騎二十萬衆董督元戎龔行天伐除患寧亂克復舊都在此行也昔項籍總一彊衆跨州兼土所務者大然卒敗垓下死於東城宗族如焚為笑千載皆

不以義陵上虐下故也今賊做尤天人所怨奉時宜速
庶憑炎精祖宗威靈相助之福所向必克吳王孫權同
恤災患潛軍合謀犄角其後涼州諸國王各遣月支康
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餘人詣受節度大軍北出便
欲率將兵馬奮戈先驅天命既集人事又至師貞勢并
必無敵矣夫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尊而且義莫敢抗也
故鳴條之役軍不血刃牧野之師商人倒戈今旍麾首
路其所經至亦不欲窮兵極武有能棄邪從正簞食壺

獎以迎王師者國有常典封寵大小各有品限及魏之
宗族支葉中外有能規利害審逆順之數來詣降者皆
原除之昔輔果絶親於智氏而蒙全宗之福微子去殷
項伯歸漢皆受茅土之慶此前世之明驗也若其迷沉
不反將助亂人不式王命戮及妻孥罔有攸赦廣宣恩
威貸其元帥弔其殘民它如詔書律令丞相其露布天
下使稱朕意焉

聲罪致討詞嚴義正當時魏吳非無檄文佳篇然不

可傳者國僭詞遒也然則世之以身許國屬筆為文者亦有幸不幸焉是以君子慎所擇

隆中對　三國志

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比于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為信然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

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短淺遂用猖蹶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自董卓以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强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

而不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于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内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荆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

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侯張飛等不悦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二人乃止

孔明初與頴川石廣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學人莫窺其抱負一日謂三人曰卿三人可至刺史郡守也或問其所至孔明笑而不言嗚呼規模宏遠矣隆中之對年纔二十六歲天下大勢了了如是厥

後先主不能盡用其言以失荆州絶孫權故也孔明之不成天也○忠武侯與范文正公皆年少時便以天下為已任者然一則讀書略觀大意不求甚解一則衣不解帶者五年夜或昏怠以水沃面讀書人當參觀之自然有得○孔明讀書雖略觀其大意然其言曰夫學須静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静無以成學是何等體會但不為口耳記誦之學耳粗浮人安得藉口

說孫權　　　三國志

先主至於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擁軍在柴桑亮說權曰海内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畧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絶若不能當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托服從之名而内懷猶豫之計事急

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茍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横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况劉豫州王室之胄英雄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為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于人吾計决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獘聞追

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强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荆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强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并力拒曹公

時操兵情孔明陳其三則公瑾籌其四患然孔明實

備於公瑾何者趙遂於時未即有異志操豈遽以此為返顧之憂哉至馬無草兵多疾兩事則不習水戰四字足以訣之矣孔明策操之衆為疲衆荆之民為貳卒以疲衆馭貳卒而試之素所不習之水戰故曰破操必也公瑾文武籌略萬人之英然以視孔明其智畧大小何如哉

與法正論治蜀　諸葛亮

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

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闇弱自焉以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弊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於斯而著

子產孔明皆千古大人物其忠誠奉國綜核名實亦畧相類所處之地不同耳子產局于小國無可措手

處孔明當僭魏之時義聲昭著千載下更令人崇仰

此篇要當與子産與子太叔論政參看

正議

時魏臣華歆王朗等有書與亮陳天命人事使舉國稱藩亮不報作正議

諸葛亮

昔在項羽起不由德雖處華夏秉帝者之勢卒就湯鑊為後永戒魏不審鑒今次之矣免身為幸戒在子孫而二三子各以耆艾之齒承偽旨而進書有若崇竦稱莽之功亦將逼於元禍苟免者邪昔世祖之創迹舊基奮

羸卒數千摧莽彊旅四十餘萬於昆陽之郊夫據道討淫不在衆寡及至孟德以其譎勝之力舉數十萬之師救張郃於陽平勢窮慮悔僅能自脫辱其鋒銳之衆遂喪漢中之地深知神器不可妄獲旋還未至感毒而死子桓淫逸繼之以篡縱使二三子多逞蘇張詭靡之說奉進驩兜滔天之辭欲以誣毁唐帝諷解禹稷所謂徒喪文藻煩勞翰墨者矣夫大人君子之所不為也又軍誡曰萬人必死橫行天下昔軒轅氏整卒數萬制四方

定海内況以數十萬之衆據道而臨有罪可得而干擬者哉

義柄日星辭嚴斧鉞却以羽扇風流出之諸葛君果名士也

前出師表　　諸葛亮

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内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葢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

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

是以衆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茍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

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

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

須看其引君于道用人當可處置件件周詳故曰謹慎也殷深源輩無論矣張魏公當日忠肝義膽非不炳烈曾有此處置得宜否○安溪先生嘗云觀南方已定甲兵已足數語未免涉于骫髒故有街亭之挫即舜當日亦自覺已德無歉故有有苗之逆先生此

言非敢輕議聖賢蓋書曰滿招損謙受益孔子曰懼以終始其要無咎此言原徹上徹下也近代有評論有苗一節云當耕歷山時但知已之有罪故雖頑嚚亦可格當征有苗時但知有苗之可伐故不免有逆命之事此言看得極細嗚呼聖賢且然下一等者惕厲戒懼之功烏可一刻怠乎○案蜀志公本傳及向朗傳營中之事下並無事無大小句陳承祚自據當時所上之集文選正同今集有此似是後人增加本

傳損益文選從董允傳作規益若無興德之言句公傳亦無文選參用董傳今仍之

後出師表　諸葛亮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

業不可得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于人其用兵也彷彿孫吳

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偪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偽定一時耳況臣才弱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閒期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内

所糾合四方之精鋭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今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此難可逆見臣鞠躬盡

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

前表氣較雄有呑曹魏之心後表曉諭多端只是以

死濟之公于是時亦知費手做但不得不如此做耳

程子云出師表與伊訓說命相表裏讀其書堪與天

日並垂也○管葛並稱兩人之才亦不相下其治國

也或以為管涉功利葛庶幾禮樂此中亦若有辨但

所處之地各不同管當日不敢代周天子而君之迫

于大義想出伯諸侯已無别法卒為所欲為葛仗義

執言只一條鞭論事勢管順手而葛費手論情形管

周折而葛直捷

諫絶孫權孫權稱尊號其羣臣以並尊二帝來告議者以為名體弗順宜顯明正義絶其

盟好亮疏云　　諸葛亮

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釁情者求犄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絶讐我必深便當移兵東戍與之角力須并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緝穆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持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算之上者昔

孝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弘思遠益非匹夫之為分者比令議者咸以權利在焉足不能并力且志望已滿無上進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上當分裂其地以為後規下當略民廣境示武於内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此之為利亦已深矣權僭之罪未宜明

也

確守隆中時東和吳會之言先主惟不能忍此故爲

陸遜折辱耳

答李嚴書李平初名嚴與亮書勸亮宜受九賜進爵稱王亮答之

諸葛亮

吾與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復相解足下方誨以光國戒之以勿拘之道是以未得黙已吾本東方下士誤用於先帝位極人臣祿賜百億今討賊未效知已未答而方

寵齊晉坐自貴大非其義也若滅魏斬叡帝還故居與諸子並升雖十命可受況於九邪

語本血誠兼可愧厲僚屬諸葛公短札千載下猶令人心動況身受者乎

與李豐教　諸葛亮

吾與君父子戮力以奬漢室此神明所聞非但人知之也表都護典漢中委君於東關者不與人議也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乎昔楚卿屢絀亦乃克復思

道則福應自然之數也願寬慰都護勤追前闕今雖解任形業失故奴婢賓客百數十人君以中郎參軍居府方之氣類猶為上家若都護思負一意君與公琰推心從事者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詳思斯戒明吾丹心臨書長歎涕泣而已

諸葛公語語刺人心骨宜乎既沒之後李嚴傷痛不已也讀至策後人不能故也一句有心人猶為流涕

與羣下教

諸葛亮

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兹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不惑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

又

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姿性鄙暗

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

讀此知剛愎自用者非徒德否亦係才短司馬公諸賢苦口于介甫而不能用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

自表後主　　諸葛亮

伏念臣賦性拙直遭時艱難興師北伐未獲全功何期病在膏肓命垂旦夕伏願陛下清心寡慾約己愛民達孝道于先君布仁心于寰宇提拔逸隱以進賢良屏黜

奸讒以厚風俗臣家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

以諸葛公之才至其自許也但曰謹慎其遺表自明也但以廉耳以此知心粗氣浮人做不得些少事業而利心未斷之人終為小人之歸耳○公當國既久嘗制在外恐不免為庸主所疑且讒間易生故公言

及之使對昭烈必不發此言也○案本傳成都有桑

起無前一段集今有之

上諸葛亮文集表　　　　陳壽

臣壽等言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領中書監濟北侯臣荀

勗中書令關内侯臣和嶠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諸葛亮

故事亮毗佐危國負阻不賓然猶存録其言恥善有遺

誠是大晉光明至德澤被無疆自古以來未之有倫也

輒删除複重隨類相從凡為二十四篇篇名如右亮少

有逸羣之才英霸之器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時人異焉遭漢末擾亂隨叔父玄避難荊州躬耕於野不求聞達時左將軍劉備以亮有殊量乃三顧亮於草廬之中亮深謂備雄姿傑出遂解帶寫誠厚相結納及魏武帝南征荊州劉琮舉州委質而備失勢衆寡無立錐之地亮時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孫權求援吳會權既宿服仰備又覩亮奇雅甚敬重之即遣兵三萬人以助備備得用與武帝交戰大破其軍乘勝克捷江南悉平後備

又西取益州益州既定以亮為軍師將軍備稱尊號拜亮為丞相録尚書事及備殂没嗣子幼弱事無巨細亮皆專之於是外連東吳内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强不侵弱風化肅然也當此之時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苞括四海退欲跨陵邉疆震蕩宇内又自以為無身之日則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兵不戢屢耀其

武然亮才於治戎為長竒謀為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畧而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衆寡不侔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動衆未能有克昔蕭何薦韓信管仲舉王子城父皆忖已之長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蕭之亞匹也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使功業陵遲大義不及耶葢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青龍二年春亮帥衆出武功分兵屯田為乆駐之基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為口實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猶在耳雖甘

棠之詠名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遠譬也孟軻有云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忿信矣論者或怪亮文彩不艷而過于丁寧周至臣愚以為咎繇大賢也周公聖人也考之尚書咎繇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衆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遠也然其聲教遺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于當世伏惟陛下邁縱古聖蕩然無

忌故雖敵國誹謗之言咸肆其辭而無所革諱所以明大通之道也謹録寫上詣著作臣壽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余雅愛慕公凡公之文以及序論公之文皆愛玩不置況此篇極力表揚頓挫曲折尤為千古至文○案陳承祚之於諸葛公反復嗟嘆崇闡不遺餘力矣乃晉書傳中或以謂公將略非長無應敵之才議者以此少之至唐裴晉公孫可之猶沿此論不知敵國史

臣體自應爾至并為推原出師未捷之故此何異浣花叟之淚滿襟玉溪生之恨有餘耶惟吕東平廟記謂惜其才有餘而見未至不免蚍蜉之撼耳

代劉弘祭諸葛武侯文　李興

天子命我於沔之陽聽鼓鼙而永思庶前哲之遺光登隆山以遠望軾諸葛之故鄉蓋神物應機大器無方通人靡滯大德不常故谷風發而騶虞嘯雲雷升而潛鱗驤摯解褐於三聘尼得招而褰裳管豹變於受命貢感

激以回莊異徐生之摘寶釋臥龍於深藏偉劉氏之傾葢嘉吾子之周行夫有知已之主則有竭命之良固所以三分我漢鼎跨帶我邊荒抗衡我北面馳騁我魏彊者也英哉吾子獨含天靈豈神之祇豈人之精何思之深何德之清異世通夢恨不同生推子八陣不在孫吳木牛之奇則亦般模神弩之功一何微妙千井齊甃又何秘要昔在顛天有名無迹孰若吾儕良籌妙畫臧文既沒以言見稱又未若子言行並徵夷吾反坫樂毅不

終奚比於爾明哲守冲臨終受寄讓過許由負扆涖事民言不流刑中於鄭教美於魯蜀民知耻河渭安堵匪臯則伊寧比管晏豈徒聖宣慷慨屢嘆昔爾之隱卜惟此宅仁智所處能無規廓日居月諸時隕其夕誰能不没貴有遺格惟子之勲移風來世咏歌餘典懦夫將厲遐哉邈矣厥規卓矣凡若吾子難可究已疇昔之乖萬里殊途今我來思覿爾故墟漢高歸魂於豐沛太公五世而反周想罔兩以彷彿冀影響之有餘魂而有靈豈

其識諸

時去諸葛公未久便爾推尊明德遠矣

駁諸將田地議　　　趙　雲

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為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然後可役調得其歡心

子龍身經百戰未嘗敗衂讀此篇知其忠以奉上廉

以潔已純臣也

諫征孫權　　　　　　　　趙雲

國賊是曹操非孫權也且先滅魏則吳自服操身雖斃子丕篡盜當因衆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與吳戰兵勢一交不得卒解也

此與孔明同一高見蜀漢總坐此害事耳先主既没之後悔之晚矣

管幼安論　　傅玄

寧以衰亂之時世多妄變氏族者違聖人之制非禮命姓之意故著氏姓論以原本世系文多不載每所居姻親知舊鄰里有困窮者家儲雖不盈擔石必分以贍救之與人子言教以孝與人弟言教以弟言及人臣誨以忠貌甚恭言甚順觀其行邈然若不可及即之熙熙然甚柔而温因其事而導之於善是以漸之者無不化焉寧之亡天下知與不知聞之無不嗟嘆醇德之所感若

此不亦至乎

幼安事業不概見獨以潛德高千古此論揚闡其意理備于本傳矣其為氏姓論非不能他有論著逢時之難默足以容唐陸忠宣宋趙忠簡既遭竄斥乃以醫方自娛氏姓不猶愈於醫方乎嗣是晉興雅重閥閱又未必非玆論有以啓之也○不曰與人臣言而曰言及人臣以見其未嘗與圭組者言特親知鄰舊言偶及於臣道耳○東漢自嚴子陵抗節富春故處

士高志敦行者最多如黄叔度徐孺子郭有道管幼安其尤也晉有陶靖節唐士多競進故著名者少宋則陳希夷徐仲車最佳邵康節名儒又高一格

求存問親戚疏　曹植

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夫天德之於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為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其

傳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親親之義實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伏惟陛下資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昭九族羣后百寮番休遞上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

情展誠可謂恕已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至於臣者人道絶緒禁錮明時臣竊自傷也不敢過望交氣類修人事敘人倫近且婚媾不通兄弟乖絶吉凶之問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于路人隔閡之異殊於胡越今臣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然天實為之謂之何哉退惟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敘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

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如此則古人之所嘆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惟省無錐刀之用及覩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為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若得辭遠遊戴武弁解朱組佩青紱駙馬奉車趣得一號安宅京室執鞭弭筆出從華蓋入侍輦轂承答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誠之至願不離於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常棣匪他之誡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

右惟僕隸所對惟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嘆息也臣伏以為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况徒虛語耳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為之迴光然終向之者誠也臣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實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令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倡言者竊不願於聖世使有不蒙施之物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柏

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棄子之嘆故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是臣慺慺之誠竊所獨守實懷鶴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也

當與贈白馬王詩參看○文極沉鬱頓挫之致子長報任安書柳子厚與許孟容書與此篇皆嘔心至文

也子長語多激子厚語多哀子建語多痛獨登此者以其關倫理之大耳

戒子琇從軍入蜀教　辛憲英

行矣戒之古之君子入則致孝於親出則致節於國在職思其所司在義思其所立不遺父母憂患而已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汝其慎之

簡約無多情文備至仁恕二字無一刻而可忘無所往而不利後羊琇竟免于鍾會之難此戒之力哉

誡子書

王昶

夫人為子之道莫大於寶身全行以顯父母此三者人知其善而或危身破家陷於滅亡之禍者何也由所祖習非其道也夫孝敬仁義百行之首行之而立身之本也孝敬則宗族安之仁義則鄉黨重之此行成於内名著於外者矣人若不篤於至行而背本逐末以陷浮華焉以成朋黨焉浮華則有虛偽之累朋黨則有彼此之患皆由惑當時之譽昧目前之利故也夫富貴聲名人

情所樂而君子或得而不處何也惡不由其道耳知進而不知退知欲而不知足故有困辱之累悔吝之咎語曰如不知足則失所欲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覽往事之成敗察將來之吉凶未有干名要利欲而不厭而能保世持家永全福禄者也欲使汝曹立身行已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故以元默冲虛為名欲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古者盤盂有銘几杖有誡俯仰察焉用無過行況在已名可不戒之哉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

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大雅君子惡速成戒闕黨也若范匄對秦客至武子擊之折其委笄惡其掩人也夫人有善鮮不自伐有能者寡不自矜伐則掩人矜則陵人掩人者人亦掩之陵人者人亦陵之故三郤為戮於晉王叔負罪於周不惟矜善自伐好爭之咎乎故君子不自稱非以讓人惡其蓋人也夫毀譽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是以聖人慎之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有所試又曰

子貢方人賜也賢乎哉我則不暇以聖人之徳猶尚如此况庸庸之徒而輕毀譽哉昔伏波將軍馬援戒其兄子言聞人之惡當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而聞口不可得而言也斯戒至矣人或毀已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已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已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斯言信矣汝先人世有冠冕惟仁義為名守慎為稱孝弟於閨門務學於師友吾

與時人從事雖出處不同然各有所取潁川郭伯益好尚通達敏而有知其為人弘曠不足輕貴有餘得其人重之如山不得其人忽之如草吾親之昵之不願兒子為之北海徐偉長不治名高不求茍得澹然自守惟道是務其有所是非則託古人以見其意當時無所褒貶吾敬之重之願兒子師之若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汝其庶幾舉一隅耳及其用財先九族其施舍務周急其出入存故老其論議貴無貶其進仕尚忠節其取人務

道實其處勢戒驕淫其貧賤慎無戚其進退念合宜其行事如九思如此而已吾復何憂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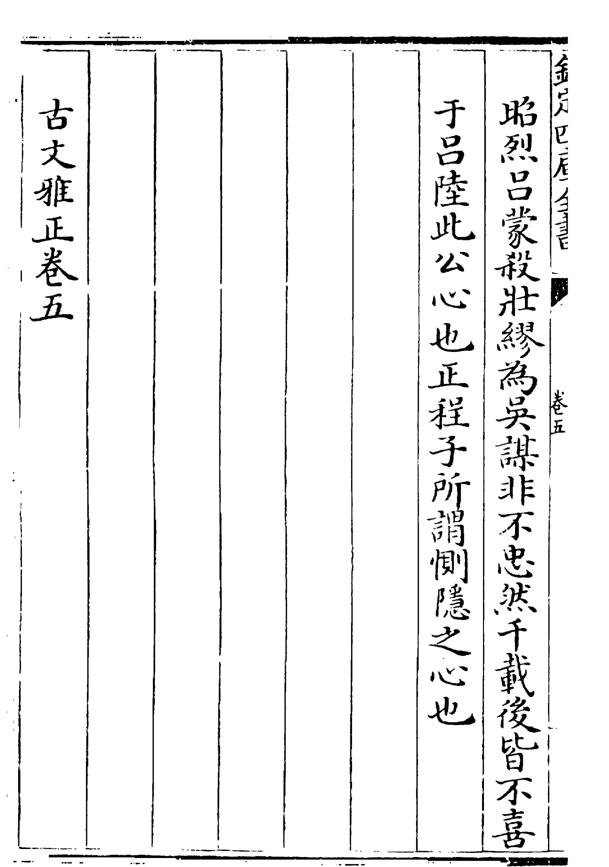
反覆周至總不出慎厚二字慎則敬心常存厚則仁心為質立身處世盡于是矣王氏之世昌也宜哉

拒操議　周瑜

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尚當橫行天下為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

耶請為將軍籌之令使北土已安操無内憂能曠日持久來爭彊埸又能與我較勝負於船楫可乎今北土既未平安加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為操後患且舍鞍馬杖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又今盛寒馬無槀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三萬人進住夏口保為將軍破之

語皆了了雄快之極○公瑾破曹千古稱快陸遜破



昭烈吕蒙殺壯繆為吳謀非不忠然千載後皆不喜

于吕陸此公心也正程子所謂惻隱之心也

古文雅正卷五

古文雅正卷六

禮部侍郎蔡世遠編

訓子孫遺令　王祥

夫生之有死自然之理吾年八十有五啓手何恨不有遺言使爾無述吾生值季末登庸歷試無毗佐之勳沒無以報氣絕但洗手足不須沐浴勿纏尸皆澣故衣隨時所服所賜山元玉佩衛氏玉玦綬笥皆勿以斂西芒

上士自堅貞勿用甓石勿起墳隴穿深二丈椁取容棺勿作前堂布几筵置書箱鏡奩之具棺前但可施牀榻而已糒脯各一盤玄酒一杯為朝夕奠家人大小不須送喪大小祥乃設特牲無違余命高柴泣血三年夫子謂之愚閔子除喪出見援琴切切而哀仲尼謂之孝故哭泣之哀日月降殺飲食之宜自有制度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過德之至也揚名顯親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臨財莫過乎讓此五者立

身之本顏子所以為命耒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君本孝子故其言儉質朴厚末段懇切淳誠尤為修身齊家之要○文字古質非復魏晉以下音響

王覽傳　　晉書

覽字元通母朱遇祥無道覽年數歲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至於成童每諫其母其母少止凶虐朱屢以非理使祥覽輒與祥俱又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朱患之乃止祥喪父之後漸有時譽朱深疾之密使酖祥

覽知之徑起取酒祥疑其有毒爭而不與朱遽奪反之自後朱賜祥饌覽輙先嘗朱懼覽致斃遂止覽孝友恭恪名亞於祥及祥仕進覽亦應本郡之名稍遷司徒西曹掾清河太守五等建封即丘子邑六百户泰始末轉太中大夫禄賜與卿同咸寧初詔曰覽少篤至行服仁履義貞素之操長而彌固其以覽為宗正卿頃之上疏乞骸骨詔以太中大夫歸老賜錢二十萬後轉光禄大夫門施行馬咸寧四年卒年七十三謚曰貞有六子

祥固純孝覽亦至友孝友之家和氣所積善氣所迎其後必昌祥覽子孫貴顯數百年而覽尤昌導即覽孫也

讓開府表

羊祜

臣伏聞恩詔拔臣使同台司臣自出身以來適十數年受任外内每極顯重之任常以智力不可頻進恩寵不可久謬夙夜戰悚以榮為憂臣聞古人之言德未為人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為人所歸而荷厚

禄則使勞臣不勸令臣身託外戚事連運會誠在過寵不恚見遺而猥降發中之詔加非次之榮臣有何功可以堪之何心可以安之身辱高位傾覆尋至願守先人敝廬豈可得哉違命誠忤天威曲從即復若此葢闡古人申於見知大臣之節不可則止臣雖小人敢緣所蒙念存斯義今天下自服化以來方漸八年雖側席求賢不遺幽賤然臣不能推有德達有功使聖聽知勝臣者多未達者不少假令有遺德於版築之下有隱才於屠

釣之間而朝議用臣不以為非臣處之不以為愧所失豈不大哉臣忝竊雖久未若今日兼文武之極寵等宰輔之高位也且臣雖所見者狹據今光祿大夫李憙執節高亮在公正色光祿大夫魯芝潔身寡欲和而不同光祿大夫李胤清亮簡素立身在朝皆服事華髮以禮終始雖歷位外內之寵不異寒賤之家而猶未蒙此選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少益日月是以誓心守節無苟進之志今道路未通方隅多事乞留前恩使臣得

速還乜不爾留連必於外虞有闕匹夫之志有不可奪

六朝人物推羊公為第一觀其虚衷讓位薦賢若渴

流風猶堪百世也○薦賢為事君第一義羅列諸賢

正色以陳○本朝魏環極先生薦十賢一疏可以方

此

謝石謚議 弘之雅正好學時與禮官議謝石之謚　范弘之

石階藉門蔭屢登崇顯總司百揆翼贊三臺閑練庶事

勤勞匪懈内外僉議皆曰與能當淮肥之捷勲拯危墜

雖皇威遐震狡寇夭亡因時立功石亦與焉又開建學校以延胄子雖盛化未洽亦受禮存羊然古之賢輔大則以道事君侃侃終日次則厲身奉國夙夜無怠下則愛人惜力以濟時務此數者然後可以免惟塵之譏塞素飡之責矣今石位居朝端任則論道倡言無忠國之謀守職則容身而已不可謂事君貨黷京邑聚斂無厭不可謂厲身坐擁大衆侵食百姓大東流於遠近怨毒結於衆心不可謂愛人工徒勞於土木思慮殫於機巧

紈綺盡於婢妾財用縻於絲桐不可為惜力此人臣之大害有國之所去也先王所以正風俗理人倫者莫尚乎節儉故夷吾受謗乎三歸平仲流美於約已自頃風軌陵遲奢僭無度廉恥不興利競交馳不可不深防原本以絶其流漢文襲弋綈之服諸侯猶侈武帝焚雉頭之裘靡麗不息良由儉德雖彰而威禁不肅道自我建而刑不及物若存罰其違亡貶其惡則四維必張禮義行矣按謚法因事有功曰襄貪以敗官曰墨宜謚曰襄

墨

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石固武臣之常態耳不宜使在高位弘之此論詞嚴義正可立臣極不虞于六朝中得之

歸去來辭　　　陶潛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

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懽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携幼入室有酒盈罇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顔倚南牕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絶遊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悦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乎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

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内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元亮峻節高風獨步千古管幼安一流人物也元亮更有詩文堪令千載下玩味○朱子一生最好讀出

師表歸去來辭及杜子美詩晚年尤甚葢朱子當高
孝光寧之時刻刻欲為國家復仇故喜讀出師表又
不見用而懷歸念切故喜讀歸去來辭好讀子美詩
亦是忠君愛國之心喜得同調也千古詩人推陶杜
第一葢詩以道性情性情離不得倫常陶杜之髙節
純忠發之于詩故可傳誦不然格調辭句雖工畢竟
是程子所云閒言語耳○案此篇晉書宋書南史微
有異同今從文選

前燕慕容恪傳　　晉書

慕容恪字元恭皝之第四子也幼而謹厚沉深有大度母高氏無寵皝未之奇也年十五身長八尺七寸容貌魁傑雄毅嚴重每所言及輒經綸世務皝始異焉乃授之以兵數從皝征伐臨機多奇策使鎮遼東甚有威惠高句麗憚之不敢為冦皝使恪與雋俱伐夫餘雋居中指授而已恪身當矢石推鋒而進所嚮輒潰皝將終謂雋曰今中原未一方建大事恪智勇俱濟汝其委之及

儁嗣位彌加親任累戰有大功封太原王拜侍中假節大都督録尚書儁寢疾引恪與慕容評屬以後事及暐之世總攝朝權初建業聞儁死曰中原可圖矣桓温曰慕容恪尚存所憂方為大耳慕與根之就誅也内外危懼恪容止如常神色自若出入往還一人步從或有諫之者恪曰人情懷懼且當自安以靖之吾復不安則衆何瞻仰哉於是人心稍定恪虚襟待物諮詢善道量才處任使人不踰位朝廷謹肅進止有常度雖執權政每

事必諮之於評罷朝歸第則盡心色養手不釋卷其百寮有過未嘗顯之自是庶僚化德稀有犯者恪之圍洛陽也秦中大震苻堅親將以備潼關軍迴乃定恪為將不尚威嚴專以恩信御物務於大略不以小令勞衆軍士有犯法密縱舍之捕斬賊首以令軍營內不整似可犯而防禦甚嚴終無喪敗臨終䏻親臨問以後事恪曰臣聞報恩莫大薦士板築猶可而況國之懿藩吳王文武兼才管蕭之亞陛下若任之以政國其少安不然臣

恐二寇必有闚關之計言終而死

當時之傑推慕容元恭與王景畧二人景略之才較為揮霍然元恭德器似有過之無不及也傳中載罷朝歸第盡心色養手不釋卷其孝如此則知無根之木不可以繁昌也其勤如此則知世有一仕便廢學者事業所就固可想見景略臨終戒堅以未可圖晉元恭臨終囑緯以用吳王垂皆反其言而敗不旋踵知者明于事理諒哉

前秦王猛傳　　晉書

王猛字景略北海劇人也家於魏郡少貧賤以鬻畚為業瓌姿儁偉博學好兵書謹重嚴毅氣度雄遠細事不干其慮自不參其神契畧不與交通是以浮華之士咸輕而笑之猛悠然自得不以屑意少遊於鄴都時人罕能識也惟徐統見而奇之召為功曹遁而不應遂隱于華陰山懷佐世之志希龍顏之主待時而動桓温入關猛被褐而詣之談當世之事捫蝨而言旁若無人温察

而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率鋭師十萬杖義討逆為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寇境長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見公心故也所以不至温默然温之將還賜猛車馬拜高官督護請與俱南猛還山諮師師曰卿與桓温豈並世哉猛乃止苻堅將有大志聞猛名遣吕婆樓招之一見便若平生語及廢興大事異符同契若玄德之遇孔明也及堅僭位以猛為中書侍郎時始平多枋頭西歸之人

豪右縱橫刼盜充斥乃轉猛為始平令猛下車明法峻刑澄察善惡禁勒強豪鞭殺一吏百姓上書訟之有司劾奏檻車徵下廷尉詔獄堅親問之曰為政之體德化為先莅任未幾而殺戮無數何其酷也猛曰臣聞宰寧國以禮治亂邦以法陛下不以臣不才任臣以劇邑謹為明君揃除凶猾始殺一姦餘尚萬數若以臣不能肅清軌法者敢不甘心鼎鑊酷政之刑臣實未敢受之堅謂羣臣曰王景略固是夷吾子產之儔也於是赦之時

猛年三十六歲中五遷權傾内外宗戚舊臣皆害其寵尚書仇騰丞相長史席寶數譖毁之堅大怒黜騰寶上下咸服莫有敢言遷尚書令累讓不許轉司徒録尚書事猛辭以無功不拜後率諸軍討慕容暐軍禁嚴明師無私犯猛之未至鄴也刼盜公行及猛之至遠近帖然燕人安之軍還以功進封清河郡侯賜以美妾女妓車馬猛固辭不受時既留鎮冀州堅遣猛于六州之内聽以便宜從事簡召英俊以補闕東守宰居數月上疏曰

臣前所以朝聞夕拜不顧艱虞者正以方難未夷軍機權速庶竭命戎行敷宣皇威令聖德格於皇天威靈被於八表竊敢披貢丹誠請避賢路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豈應孤任愚臣以速傾敗若以臣有鷹犬微勤未忍捐棄者乞待罪一州效盡力命堅不許遣其侍中梁讜喻旨猛乃視事如前俄入為丞相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表讓久之堅曰卿昔螭蟠布衣朕龍潛弱冠屬世事紛紜朕奇卿於暫見擬卿為臥龍卿亦異朕於一言迴考

槃之雅志豈不精契神交千載之會雖傅巖入夢姜公悟兆今古一時亦不殊也自卿輔政幾將二紀内釐百揆外蕩羣凶天下向定彞倫始叙朕且欲從容於上望卿勞心於下弘濟之務非卿而誰遂不許後數年復授司徒猛復上疏曰臣聞乾象盈虛惟后則之位稱以才官非則曠鄭武翼周仍世載詠王叔昧寵政替身亡雖陛下私臣其如天下何願迴日月之鑒矜臣後悔堅竟不從猛乃受命軍國内外萬機之務事無巨細莫不歸

之猛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拔幽滯顯賢才外修兵革內崇儒學勸課農桑教以廉耻無罪而不刑無才而不任於是兵強國富垂及升平猛之力也堅常敕其太子宏長樂公丕等曰汝事王公如事我其見重如此猛寢疾堅親祈南北郊宗廟社稷分遣侍臣禱河嶽諸祀靡不周備猛疾未瘳乃大赦其境內殊死以下猛疾甚因上疏謝恩并言時政多所弘益堅覽之流涕悲慟左右及疾篤堅親臨省病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陋吳越乃正

朔相承親仁善鄰國之寳也臣沒之後願不以晉為圖鮮卑羌虜我之仇也終為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死時年五十一堅哭之慟比斂三臨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邪何奪吾景略之速也贈侍中丞相餘如故給東園温明秘器帛三千匹穀萬石謁者僕射監護喪事葬禮一依漢大將軍故事謚曰武侯朝野巷哭三日

景略之治國養民興化以及削平將畧具載在苻堅

記此記多叙其與堅之神契隆遇耳作者分明比之于孔明故處處著筆嗚呼君臣相得前有伊管後有葛王令人神往矣此外惟唐文皇之于魏文貞或庶幾焉故能馴致貞觀之治此記成于唐初君臣極力摹寫鋪揚意者其有感而興起乎

與彭城王勰書　　北魏孝文帝

教風密微禮政嚴嚴若不深心日勸何以敬諸每欲立一宗師肅我元族汝親則宸極位乃中監風標才器實

足師範屢有口敕仍執冲遜難違清挹荏苒至今宗制之重揺汝誰寄便委以宗儀責成汝躬有不遵教典隨事以聞吾别肅治之若宗室有愆隱而不舉鍾罰汝躬綱維相厲庶有勸改吾朝聞夕逝不為恨也

三代以下推北魏孝文帝為令主不讓漢孝文也此書見其惇叙九族處

論文體書　　李諤

臣聞古先哲王之化民也必變其視聽防其嗜欲塞其

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為訓民之本詩書禮易為道義之門故能家復孝慈人知禮讓正俗調風莫大于此其有上書獻賦制誄鐫銘皆以褒德序賢明勲證理苟非懲勸義不徒然降及後代風教漸落魏之三祖更尚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騁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詠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

惟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禄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于是閭里童昏貴遊總丱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説不復關心何嘗入耳以傲誕為清虚以緣情為勲績指儒素為古拙用詞賦為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為用也損本逐末流徧華壤遞相師祖久而愈扇及大隋受命聖道聿興屏出輕浮遏止華偽自非懷經抱質志道依仁不得引預搢紳參

厠纓冕開皇四年普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其年九月泗洲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艷付所司治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鑽仰墳素棄絕華綺擇先王之令典行大道於茲世如聞外州遠縣仍踵敝風選吏舉人未遵典則至有宗黨稱孝鄉曲歸仁學必典謨交不苟合則擯落私門不加收齒其學不稽古逐俗隨時作輕薄之篇章結朋黨而求譽則選充吏職舉送天朝蓋由縣令刺史未行風教猶挾私情不存公道臣既忝

憲司職當糾察若聞風即劾恐挂網者多請勅諸司普加搜訪有如此者具狀送臺

上下不知敦行尊經徒以清虛綺靡相先此五代所以速亡也漢唐宋明所以能享國長久者以能尊經耳夫立之學官用以取士行之既久猶慮士子撮摘勦襲不知反己于是有謂非兼鄉舉里選不可者況相尚虛無專取浮薄而不速亡者未之有也士恢此論可謂鳴罔之僞矣

自贊　　劉炫

通人司馬相如揚子雲馬季長鄭康成等皆自叙風徽傳芳來葉余豈敢仰均先達貽笑後昆徒以日迫桑榆大命將近故友飄零門徒雨散盍死朝露埋魂朔野親故莫照其心後人不見其迹殆及餘喘薄言胸臆貽及行邁傳示州里使夫將來俊哲知余鄙志耳余從綰髮以來迄於白首嬰孩為慈親所恕棰楚未嘗加從學為明師所矜榎楚弗之及暨乎敦叙邦族交結等夷重物

輕身先人後已昔在幼弱樂參長者爰及耆艾數接後生學則服而不厭誨則勞而不倦幽情寡適心事方違内省生平顧循終始其大幸有四其深恨有一性本愚蔽蒙業貧寠為父兄所饒厠搢紳之末遂得博覽典誥窺涉今古小善著於丘園虚名聞於邦國其幸一也隱顯人間沉浮世俗數忝徒勞之職久執城旦之書名不挂於白簡事不染於丹筆立身立行慚恧實多啓手啓足庶幾可免其幸二也以此庸虛屢動神眷以此卑賤

每升天府齊鑣驥騄比翼鵷鴻整緗素於鳳池記言動於麟閣參謁宰輔造請羣公厚禮殊恩增榮改價其幸三也晝漏方盡大耋已嗟退反初服歸骸故里翫文史以怡神閱魚鳥以散慮覿省野物登臨園沼緩步代車無罪為貴其幸四也仰休明之盛世慨道教之陵遲蹈先儒之逸軌傷羣言之蕪穢馳騖墳典釐改僻謬修撰始畢圖事適成天違人願途不我與世路未夷學校盡廢道不備於當時業不傳於身後銜恨泉壤實在兹乎

其深恨一也

却不是丈人弄筆中多肝膈之要其深恨處露出絶大眼孔絶大志向令我憮然

論孔庭之法　　文中子

門人有問姚義孔庭之法曰詩曰禮不及四經何也姚義曰嘗聞諸夫子矣春秋斷物志定而後及也樂以和德全而後及也書以制法從事而後及也易以窮理知命而後及也故不學春秋無以主斷不學樂無以知和

不學書無以議制不學易無以通理四者非具體不能及故聖人後之豈養蒙之具耶或曰然則詩禮何為而先也義曰夫教之以詩則出辭氣斯遠暴慢矣約之以禮則動容貌斯立威嚴矣度其言察其志考其行辨其德志定則發之以春秋於是乎斷而能變德全則導之以樂於是乎和而知節可從事則達之以書於是乎可以立制知命則申之以易於是乎可與盡性若驟而語春秋則蕩志輕義驟而語樂則喧德敗度驟而語書則

狎法槩而語易則玩神是以聖人知其必然故立之以宗列之以次先成諸已然後備諸物先濟乎近然後形乎遠亶其深乎子聞之曰姚子得之矣

說來皆有至理在聖門當為入室弟子○中說勝法言遠甚法言只是摹擬于辭句之間中說却是由心得而發之或者以其擬論語啓人之議取唐初名臣為弟子啓人之疑要當五季波靡之餘忽然要作聖人讀其書簡質明徹非精思力行者不足語此也可

謂奮乎百世之下矣

諫伐高麗遺疏　房元齡

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且陛下每決一重囚必令三覆五奏進素食止音樂者重人命也今驅無罪之士卒委之鋒刃之下使肝腦塗地獨不足愍乎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它日能為中國患除之可也今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為舊主雪恥外為

新羅報雠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乎願陛下許高麗自新焚陵波之船罷應募之衆自然華夷慶賴遠邇肅安臣旦夕入地倘蒙録此哀鳴死且不朽

首段戒以止足次段動以仁心已乃熟籌高麗之不必伐意慮周盡房之善謀此可概見矣○柳芳稱房為賢相善歸人主無跡可尋此其絶筆故遂傳於世尤足珍也方太宗東伐之初李大亮以遺表諫此則於其再興師役時也二表遂為後世大臣臨終上表

之始

房元齡杜如晦傳贊　新唐書

唐柳芳有言帝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而房杜讓其直英衛善兵而房杜濟以文持衆美效之君是後新進更用事元齡身處要地不吝權善始以終此其成令名者諒其然乎如晦雖任事日淺觀元齡許與及帝所親歎則謨謀果有大過人者方君臣明良志叶議從相資以成固千載之遇蕭曹之勛不足進焉雖然宰

相所以代天者也輔賛彌縫而藏諸用使斯人由而不知非明哲昌臻是哉彼揚已取名瞭然使戶曉者盍房杜之細邪

新唐書傳賛係宋子京所作其餘表志等乃歐陽公所作子京作傳語多造作欲簡鍊而久穩者頗多若其賛語則立意既正詞亦新鍊足追古作者歐公文以舒暢勝使之作賛未必能過子京也房杜賛最為得體文亦凝縮矯勁

上十思疏

魏徵

臣聞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源不深而望流之遠根不固而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思國之理臣雖下愚知其不可而況於明哲乎人君當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將崇極天之峻永保無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儉德不處其厚情不勝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長者也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憂而道著功成

而德衰有善始者實繁能克終者葢寡豈取之易而守之難乎昔取之而有餘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志則縱情以傲物竭誠則胡越為一體傲物則骨肉為行路雖董之以嚴刑震之以威怒終苟免而不懷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車朽索其可忽乎君人者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冲而自牧懼滿溢則思江海下百川樂盤遊

則思三驅以為度憂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壅蔽則思虛心以納下想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恩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因怒而濫刑總此十思弘兹九德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則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爭馳君臣無事可以盡豫遊之樂可以養松喬之壽鳴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勞神苦思代下司職役聰明之耳目虧無為之大道哉

貞觀致治幾如三代全是一魏文貞由其學問充非徒膽識過人也讀十思一疏與聖賢格致省克之功何殊其對君正直凝定亦大有浩然之氣在○十思以開其始十漸以勗其終魏玄成其賢矣哉

上十漸疏　魏徵

臣觀自古帝王垂拱巖廊布政天下其語道也必先淳樸而抑浮華其論人也必貴忠良而鄙邪佞言制度則絶奢靡而崇儉約談物產則重穀帛而賤珍奇然受命

之初皆遵之以成治稍安之後多反之而敗俗其故何哉豈不以居萬乘之尊有四海之富出言而莫己逆所為而人必從公道溺於私情禮節虧於嗜欲故也語曰非知之難行之惟難非行之難終之斯難斯言信矣伏惟陛下年甫弱冠大拯横流肇開帝業貞觀之初時方克壯抑損嗜欲躬行節儉論功則湯武不足方語德則堯舜未為遠臣自擢居左右十有餘年每侍帷幄屢奉明旨常許仁義之道守之而不失儉約之志始終而不

渝一言興邦斯之謂也德音在耳敢忘之乎而頃年已來稍乖曩志敦樸之理漸不克終謹以所聞列之於左陛下貞觀之初無為無欲清静之化逺被遐荒考之於今其風漸墜聽言則逺超於上聖論事則未踰於中主何以言之漢文晉武俱非上哲漢文辭千里之馬晉武焚雉頭之裘今則求駿馬於萬里市珍奇於域外此其漸不克終一也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為人上者奈何不敬陛下貞觀之始視人如傷恤其勤勞愛民猶子

每存簡約無所營為頃年以來意在奢縱輕用人力乃云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自古以來未有由百姓逸樂而致傾敗者也何有逆畏其驕逸而故欲勞役者哉此其漸不克終二也陛下貞觀之初損已以利物至於今日縱欲以勞人雖憂人之言不絕於口而樂身之事日切於心或時有所營慮人致諫乃云若不為此不便我身人臣之情何可復爭此直意在杜諫者之口豈曰擇善而行者乎此其漸不克終三也立身成敗在

於所染蘭芷鮑魚與之俱化慎乎所習不可不思陛下
貞觀之初砥礪名節不私於物唯善是與親愛君子疎
斥小人今則不然輕褻小人禮重君子重君子也敬而
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則不見其非遠之則莫
知其是莫知其是則不間而自疎不見其非則有時而
自昵此其漸不克終四也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
成不貴異物賤用物人乃足陛下貞觀之初動遵堯舜
反樸還淳頃年以來好尚奇異難得之貨無遠不臻珍

玩之作無時能止上好奢靡而望下敦樸未之有也末
作滋興而求豐實其不可得亦已明矣此其漸不克終
五也貞觀之初求賢如渴善人所舉信而任之取其所
長恒恐不及近歲以來由心好惡或衆善舉而用之或
一人毀而棄之或積年任而用之或一朝疑而遠之夫
行有素履事有成跡所毀之人未必可信於所舉積年
之行不應頓失於一朝君子之懷蹈仁義而弘大德小
人之性好讒佞以為身謀陛下不審察其根源而輕為

之臧否是使守道者日疎干求者日進所以人思苟免莫能盡力此其漸不克終六也陛下初登大位事惟清靜心無嗜慾數載之後不能固志雖無十旬之逸或過三驅之禮遂使盤遊之娛見譏於百姓鷹犬之貢遠及於四夷以馳騁為歡莫慮不虞之變事之不測其可救乎此其漸不克終七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然則君之待臣義不可薄陛下初踐大位敬以接下君恩下流臣情上達頃年以來多所忽略或外官充使

奏事入朝思覩闕庭將陳所見欲言則顔色不接欲請又恩禮不加閒因所短詰其細過雖有聰辯之畧莫能申其忠欵而望上下同心君臣交泰不亦難乎此其漸不克終八也傲不可長欲不可縱樂不可極志不可滿四者前王所以致福通賢以為申誡陛下貞觀之初孜孜不怠屈己從人恒若不足頃年以來微有矜放恃功業之大意蔑前王負聖智之明心輕當代此傲之長也欲有所為皆取遂意縱或抑情從諫終是不能忘懷此

欲之縱也志在嬉遊情無厭倦雖未全妨政事不復專心治道此樂將極也率土乂安四夷款服仍遠勞士馬聞罪遐裔此志將滿也親狎者阿旨而不肯言疎遠者畏威而莫敢諫積而不已將虧聖德此其漸不克終九也昔陶唐成湯之時非無災患而稱其聖德者以其有始有終無為無欲遇災則極其憂勤時安則不驕不逸故也貞觀之初頻年霜旱畿內戶口並就關外攜負老幼來往數千曾無一戶逃亡一人怨苦此誠由識陛下

矜育之懷所以至死無攜貳頃年以來疲於徭役關中之人勞弊尤甚雜匠之徒夏日悉留和雇正兵之輩上番多别驅使和市之物不絶於鄉閭遞送之夫相繼於道路既有所弊易為驚擾脫因水旱穀麥不收恐百姓之心不能如前日之寧帖此其漸不克終十也臣聞禍福無門惟人所召人無釁焉妖不妄作伏惟陛下統天御㝢十有三年道洽寰中威加海外年穀豐稔禮教聿興暨乎今歲天災流行炎氣致旱乃遠被於郡國兇醜

作孽忽近起於轂下夫天何言哉垂象示誡斯誠陛下驚懼之辰憂勤之日也若見誡而懼擇善而從同周文之小心追殷湯之罪己前王所以致理者勤而行之今時所以敗德者思而改之與物更新易人視聽則寶祚無疆普天幸甚疏奏太宗下旨襃嘉列為屏障又録付史官令千載之下識君臣之義賜徵黄金十觔廏馬二疋

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舜亦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漸也者幾之已見者也人君有謹幾之學人臣有杜

漸之忠惟文貞有此誠直惟太宗有此虛公非徒列為屏障且錄付史官而又賞之貞觀之治太宗之名所以冠絕近古也幾於君臣一德之風矣

東都拒建德議　　　　薛收

世充據東都府庫充實所將之兵皆江淮精銳即日之患但乏糧食耳以是之故為我所持求戰不得守則難久建德親帥大衆遠來赴援亦當極其精銳若縱之至此兩寇合從轉河北之粟以饋洛陽則戰爭方始偃兵

無日混一之期殊未有涯也今宜分兵守洛陽深溝高壘世充出兵慎勿與戰大王親率驍鋭先據成皐厲兵訓士以待其至以逸待勞決可克也建德既破世充自下不過二旬兩賊就縛矣

竇建德既破天下以次平定矣收道衡之子實為河汾高第河汾陳俎豆之事未嘗談軍旅而收值大敵決大計瞭若觀紋是役為有唐混一要著則收此議當與留侯固陵之策同功文若諫阻官渡之師未足

云也中說附録中又載太宗欲興禮樂而魏鄭公等媿無素業巳乃歎曰使董薛而在會不至此薛謂收也收資兼文武可謂閎儒天不假年使貞觀文物晝於綿蕞惜哉

古文雅正卷六